

如何超越二元对立

——读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

庞圣民

（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兰州 730000）

摘要：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伴随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霸主地位的衰弱及随之面临的挑战，社会学的正统共识逐渐丧失，西方社会理论陷入方法论的二元纷争中。面对西方社会结构与行动的根本对峙，吉登斯在对经典社会学著作深度批判与总结之后，提出社会理论的“第三条道路”——结构化理论。那么吉氏是如何建构结构化理论的？其创新之处是什么？是否真的解决了结构与行动的对立？对社会学的发展有什么意义？正是本文试图要解答的问题。

关键词：结构化； 二元对立； 结构二重性； 社会实践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学家都必须加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它是社会学理论的根基。（郑杭生，2001）正如古尔德纳在《即将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一书中所言：“无论是否喜欢，是否了解，社会学家都要根据预先确定的假设来组织自己的研究，社会学的特点就在于这些假设，并随这些假设的变化而变化。而要探讨社会学的特点，了解社会学是什么，就要我们去辨认那更深一层的关于人与社会的假设”。（GouldneAW, 1970:5）这一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在总体上体现为主体与客体、结构与行动、社会决定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分野，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伴随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霸主地位的衰弱以及随之面临的挑战，社会学的正统共识逐渐丧失，西方社会理论陷入方法论的二元纷争中。面对西方社会结构与行动的根本对峙，吉登斯在对经典社会学著作深度批判与总结之后，提出社会理论的“第三条道路”——结构化理论。那么吉氏是如何建构结构化理论的？其创新之处是什么？是否真的解决了结构与行动的对立？对社会学的发展有什么意义？正是本文试图要解答的问题。尽管目前国内有关吉氏结构化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陆春萍、邓伟志，2006）（张云鹏，2005）（孟祥远、邓智平，2009）（于海，1998）等。但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完整脉络梳理，对吉氏是如何批判性的超越则缺乏详细阐述，学者们要么只提到了其中一点，要么只是简单的评述或描述性的罗列或堆积，而不是真正的与之对话。如

（吴素雄，2008）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解读结构化理论，得出吉登斯的方法论是一种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李红专，2004）强调吉登斯社会学的实践转向，没有看到吉登斯对双重解释学的论述，都不能很好把握吉氏结构化理论的完整思想，未免失之偏颇。笔者认为对吉登斯的思想梳理，可不必列举其全部著作，只需理清其脉络，思想的演变或其核心观点，就其核心著作展开即可。本文正是基于国内有关吉氏思想梳理的片面观点提出的，试图给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一个清晰脉络，对其如何批判性继承前人著作作出清晰论述。

一、社会理论的二元对立

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即结构与行动的关系）、微观与宏观，“一直就是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最为棘手的老问题”（苏国勋，1996：552）。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社会理论界中长期以来形成了两大理论派别：强调结构的各种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强调个体的各种解释学思想传统。这种方法论上的二元对立由来已久，可以说从娘胎里出来时就存在了。

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孔德和涂尔干，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应当仿效自然科学，从概念上阐述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主义，强调社会事实的外在性、独立性和制约性。结构主义以列维—斯特劳斯、布劳为代表，他们拒斥进化论，认为社会结构对其社会生活的影响要比文化价值和规范的影响大，在此基础上他考察了社会。认为社会学应以社会结构为研究对象去关注社会结构如何制约和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都强调社会整体对个人的优先性和约制性，降低或否认个人的能动性，在他们眼里，个人只不过是社会的附属物，机械地扮演自己角色而已。吉登斯将二者概括为从结构出发看待社会的客体主义。解释学包括理解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知识社会学等，代表人物是韦伯，他强调个人的意向性，认为人不是被动地接受制约而是一个能动者，任何社会结构或整体如国家、组织等都没有意义，否认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吉登斯将其概括为从行动出发看待社会的主体主义。

无论是客体主义视角还是主体主义视角都存在根本的缺陷：（1）缺乏对于社会结构的正确理解。在客体主义者那里，结构是某种类似自然事物的实体性的存在，主体主义则否认结构的存在，因而二者都没有正确看待结构的特性。（2）缺

乏对于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的充分说明。在客体主义者那里，人类行动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主体主义者则夸大了人的主体性，因而二者都没有正确揭示行动者的特性。(3) 缺乏对于行动者和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正确阐明。在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那里，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微观与宏观是截然分离的两种既定现象，体现了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因而更谈不上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合理说明。(李红专，2004)

吉登斯认为，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这两种对立的视角不仅仅是认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种本体论的问题。这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特纳所言，“我认为吉登斯对社会学的最有力的批判之一是对社会理论中二元论——如微观与宏观理论、主体（人）与客体（结构）、个人与社会、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以及类似的引起巨大争论的二分法——的驳斥”（J.H 特纳，1987：563）。在现代西方社会理论中，诸多社会思想家也意识到社会理论中存在的两大分野以及一系列二元对立问题，并且试图综合这种理论分歧以消除一系列二元对立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明确系统概括出这个问题，也没有明确将其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取得突出的进展和重大的成绩。吉登斯试图从本体论上解决这个问题，重建社会理论的出发点，这无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正如吉登斯所言，这将“创立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崭新思路，以开拓与社会思想的既有传统有实质性差异的新路径”（安东尼·吉登斯，1998：29）。

二、分析脉络一：如何超越结构与行动的对立：实践论转向与结构二重性

吉登斯承认结构主义的主题去中心化，并将其作为结构化理论的基本诉求，但并不认为主体性将消失在符号的虚无世界中。他也同时承认语言学转向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时认为这一术语具有很大的误导性。主张将言说过程与行为联系起来，而不是转向语言本身。为了避免其中任何一种诱惑，又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吉登斯引入了社会实践的概念，避开了偏向其中任何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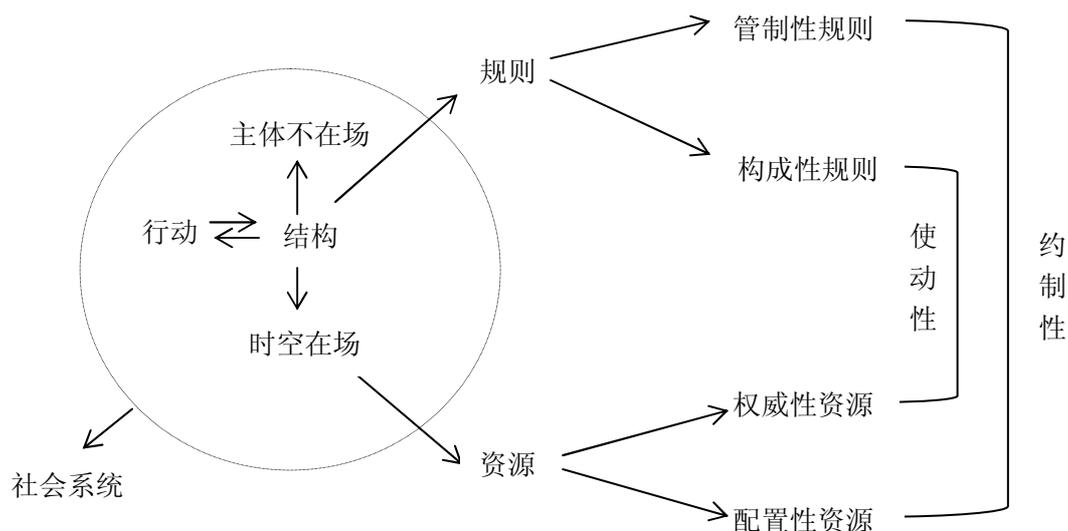
实践最早是有马克思提出的，他认为实践是一个人借以创造和改变他的历史人类世界和他自身的自由的普遍的创造和自我创造的活动。吉登斯批判性地吸收了这一定义，并作为结构化理论的根基。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

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吉登斯，1998：61）。人类的社会活动与自然界某些自我再生的物种一样，都具有循环往复的特性，也就是说，它们虽然不是有社会行动者一手塑成，但却持续不断地有他们一再创造出来。社会行动者正是通过这种反复创造社会实践的途径，来表现作为行动者的自身；同时，行动者们还借助这些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再生产出使它们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吉登斯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社会实践，将社会实践看作是不不断生产的，即行动的流。他还借鉴韦伯理性化和精神分析学的思想，将实践看成是有三个因素引导的：反思性、理性化、和动机。其中反思性是结构化理论的重点，吉登斯认为实践的连续性是以反思性为假设前提的，我们应该把反思性理解为持续发生的社会生活流受到监控的特征，而不仅仅是自我意识即植根于人们所展现、并期待他人也如此展现的对行动的持续监控过程。与之相对应的是话语意识、实践意识和无意识。无意识动机源自行动者的本体论安全感，是激发行行动机的原动力。实践意识是行动者只可意会、却不能言传的意识，话语意识是行动者可以言传的意识，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构成了行动的反思性（即根植于人们所展现、并期待他人也如此展现的对行动的持续监控过程）。而定位于记忆痕迹中的“结构”的主要成分就是实践意识，正是这种定位于记忆痕迹中的结构，也就是实践意识，维持着日常行动主体的本体性安全。在这里吉登斯借鉴了舒茨的日常生活世界里的概念，即人们是一种自然的或理所当然的态度行动。

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结构和结构二重性。吉登斯将结构定义为规则和资源，前者包括管制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后者包括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权威性资源是一种人对人的支配，配置性资源是人对物的支配，前者体现为能动性，后者体现为约制性。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具有客观制约性和主观创造性两种品格，并且这两种品格是融会而存的（刘少杰，2002：34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认为马克思那句话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人们总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吉登斯，1998：17）。在吉登斯论述中，规则是结构的核心，这种规则不是指法典、规章制度等条文，它们只是规则的形式，规则的本质是一种方法论程序，而这种程序只有在行动流即不断的生成中才能体现出来，这种程序一方面发挥着引导作用，使行动者明白怎么做，另一方面行动者如果不遵循这种程序，则有可能导致行动的中断，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行动者，因而这种程序性同时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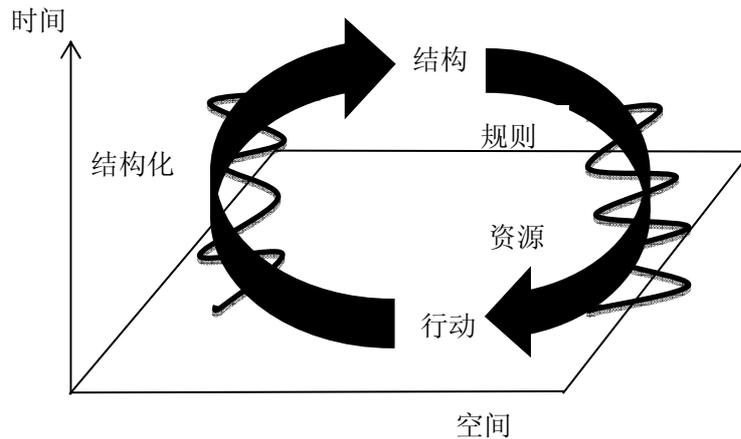
现了约制性和使动性。在这一点上，吉登斯借鉴了维特根斯坦对游戏规则的分析。结构本身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种转换关系的某种虚拟秩序，社会系统本身并没有结构，体现的只是结构性特征。我们可以将吉登斯的结构概念理解为主体不在场与时空在场的结合，主体不在场指它仅作为一种记忆痕迹存在，时空在场体现着要从动态或过程的角度来理解它。

我们可以用图 1 来表示结构



吉登斯用结构二重性原理来解释行动和能动的关系，行动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吉登斯，1998:89）结构二重性原理的提出，从根本上破除和消解了“正统共识”的二元论观点。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不再被看作是既成的、僵固的外在性对立，而应该看成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具有内在统合、共生互动的双重建构性关系。用吉登斯的话来说，行动是在循环往复的日常活动中被结构化的，同时行动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又是由行动者本身的作用被再生产出来的。“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制约我们的世界”。（周志山、许大平，2002）

我们可以用一张图 2 来表示这种二重性：



三、分析脉络二：如何解决微观与宏观的对立—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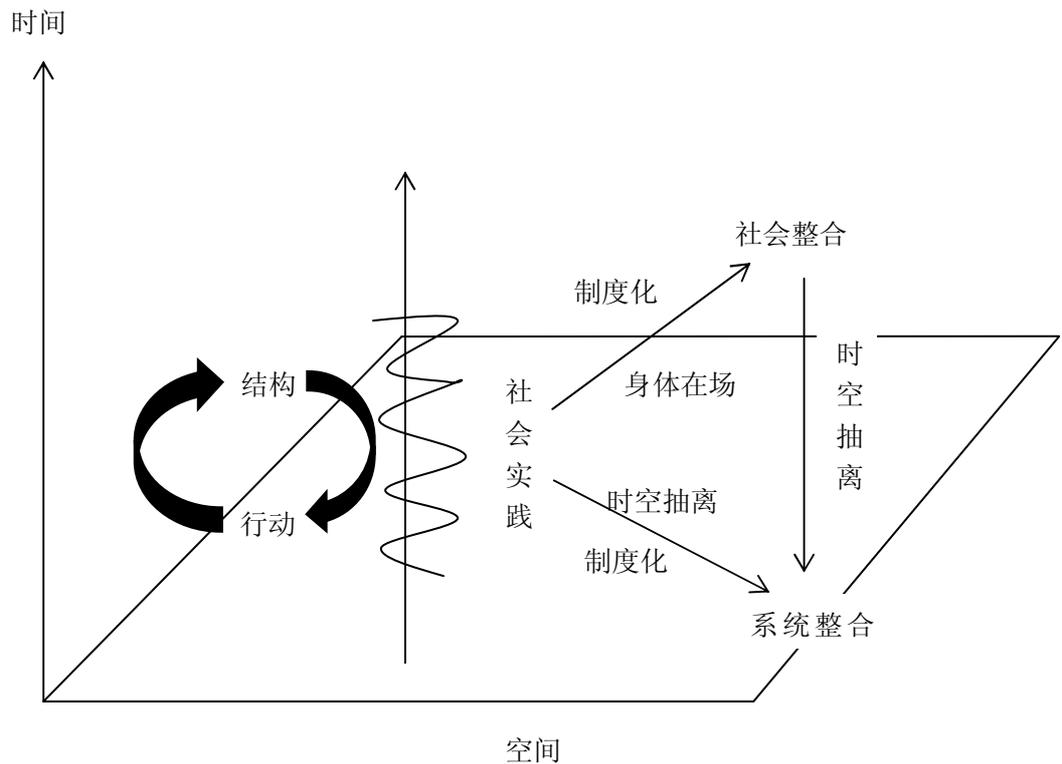
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在理论层面上体现为结构与行动的分野，在实际层面体现为微观（在场）与宏观（不在场）的对立。尽管引入了结构二重性的概念，但并不能解决后者的分野。于是在 1979 年发表的《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中，他引入了他的老师洛克伍德的著名概念“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来进一步拓展他的理论范围。这也体现了吉登斯始终的社会学关怀即社会秩序何以可能。

尽管如此，吉登斯与他的老师还是存在很大的距离的，特别是“系统整合”概念。在吉登斯的理论中，社会整合指这样一种机制，即把行动者行为的交互性带进共同在场的环境，并理解为日常遭遇中的连续和断裂；系统整合指行动者跨越伸展开来的时空，超出共同在场条件的交互性。这样，共同在场和面对面的遭遇需要的是社会整合，而共同在场的缺失则与系统整合即超越于时空之外的交互性过程连接。而在洛克伍德那里，“系统整合”（杨善华，2005：220-236）是不涉及行动者的系统的性质，这样的概念显然很难与结构化理论相协调，于是在吉登斯这里，“系统整合”不再涉及一个脱离了行动者的“外在系统”，而只是超越了行动者的面对面互动，用来分析在更广泛的时空绵延中社会行动的系统特征。

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吉登斯引入了经过改造的时空概念。他批判地吸收了海德格尔的时间哲学与赫格斯兰德的时空地理学，将行动者的互动与时空连接起来。吉登斯界定了两个概念说明了社会整合是如何顺利进行的，第一个是“共同在场”的概念它指面对面互动的个体行动者和结构的相互交织，这种交织的结果就是顺利互动的完成。怎样实现交织呢？

吉登斯又引入了第二个“情境定位”的概念，即行动者内化了结构、结构又制约着行动者，行动者把自己明确定位于时空、物理环境和结构之中，互动情境中的行动者似乎存在着一种默契彼此之间心照不宣地进行着交往。在这个问题上，吉登斯借用了戈夫曼的很多关于人们在共同在场情境下的活动来说明互动的顺利完成，当然，吉登斯并不是完全照搬戈夫曼的理论，他更强调人的行动的动机。在说明了互动如何顺利进行之后，吉登斯回答了与之相连的另一个问题即互动如何再生的问题。由于时空的原因，日常互动的再生得以实现，虽然对一个行动者来说，时间是单向的，但由于自然界的时空具有固定性，从而决定了人的行动的固定性，所以共同场境是可以重复的、再生的，与之相应的结构也就具有了再生性。这样，吉登斯就在“社会整合=互动顺利进行+互动反复进行”的思维模式中，解决了互动场境中的二元对立问题：互动场境的顺利进行主要机制是行动者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互动场景再生产的主要机制是时空的相对固定性。（李文华，2001）那么，系统整合又是如何进行的呢？吉登斯认为，这种整合机制可以称作结构化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他把社会分作三种类型：部落社会、阶级分化的社会和民族-国家社会（现代社会）。在部落社会，是不存在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分化的，由于人们的互动依赖于共同场境的存在，所以就只有社会整合。在这种社会，被行动者内化了的结构中的规则方面主要是传统、亲属关系和群体规范，权威性资源则是口头文化。人们在这样的规则和资源下达到了整合。在阶级分化的社会，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并存。城乡分离的结果导致了系统整合的出现，系统整合得以进行是依靠政治军事权力和城乡经济的互依，但这种整合是低水平的。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化，产生了时空分离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监视成为系统整合的一种关键机制，借助于宏观社会结构的力量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能。

对于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机制与关系可以用图 3 来表示：



四小结

在我们做出评价前，首先要承认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不存在缺陷的，即便在自然科学中也是如此，早期牛顿的经典力学被封为圭臬，后来一样被爱因斯坦相对论推翻了；非欧几何中的三角形内和 180 度定律也同样被后来学者推翻，当它被置于天体构成的三角形时是不等于 180 度的。而社会由于人的存在更加复杂，当我们试图去解释某一现象时，可能已经对它产生了影响，这也即吉登斯的双重解释学观点。所以在评价一个理论时我们不应过于追求理论的完美，关键要看它是否解决了某一问题，提出了一种新视角，能否经得起现实的检验。为了解决某一争论或问题，暂时将某一疑问或争议悬置是可以的，这样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经济学之所以取得现在的成就，不是社会学的多元混乱局面，就是基于他们对理性经济人的共识，尽管经济学家们都意识到现实中人们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理性的，但这样做能更好能发现现实中的偏离行为，从而做出更好的解释。

从本文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根基是社会实践，是实践取向的，从社会实践引申出结构二重性的概念，作为结构化理论的中心。其主旨在于解决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吉登斯的另一关怀是借助时空抽离，解决微观与

宏观的对立。吉登斯借助于马克思实践的二重性发展出社会学的新视角，从结构化的角度打破结构与行动的对立。其贡献在于（1）打破了西方社会理论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提出从结构化的视角看看社会的理论向度；（2）将时空因素引入结构化理论中，批评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分，主张打破社会学、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界限。批判性地吸收了海德格尔的时间哲学与赫格斯特兰德的时间地理学，开拓了社会学的理论空间。但其结构化理论也存在明显不足，这里的不足不是针对他的观点，而是对于其理论的建构逻辑。（1）概念模糊：吉登斯在建构其结构化理论时，引入了大量新概念来阐释其观点，但这些观点存在着定义不明确或前后不一致等。比如社会实践，尽管吉登斯指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是社会实践，但他并没有给出社会实践的定义，也没有在后面的篇幅中大量阐述，在某种程度上已用社会行动取代了社会实践。尽管引入新概念有助于激发人们的思想，更好的解释社会，但吉登斯给人的感觉是每遇到理论困境时，就毫不犹豫地创造一个新概念，给人以碎片感，缺乏逻辑的动力；（2）吉登斯强调结构内在于行动者，强调结构的可利用性，弱化了它制约的一面，在吉登斯看来约制就是一种引导，是记忆痕迹或实践意识，是对主体如何行动的规范，具有化约结构制约性的一面；（3）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去分析社会转型以及其他一切社会问题，似乎成了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能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结构化理论必然陷入另一种形式的主观主义或者叫做“乌托邦”。

参考文献

- 郑杭生. 2001. 也谈社会学基本问题[J]. 社会学研究(5).
- 陆春萍, 邓伟志. 2006. 社会实践能动与结构的中介—吉登斯结构化理论阐释[J]. 学习与实践(2).
- 张云鹏. 2005. 试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J]. 社会科学阵线, 2005.
- 孟祥远, 邓智平. 2009. 如何超越二元对立?—对布迪厄与吉登斯比较性评析[J]. 南京社会科学(9).
- 于海. 1998. 结构化的行动, 行动化的结构—读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大纲》[J]. 社会(7).
- 吴素雄. 2008. 理性建构的结构主义: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一种诠释[J]. 华中师范

大学研究生学报(3).

李红专. 2004. 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实践论转向—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深度审视[J]. 哲学动态(11).

苏国勋. 1996.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J. H 特纳. 1987.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安东尼·吉登斯. 1998. 社会的构成[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刘少杰. 2002. 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周志山、许大平. 2002. 基于实践活动的使动性和制约—吉登斯结构二重性学说述议[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

杨善华. 2005.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文华. 2001. 吉登斯的努力与反思[J]. 学术论坛(5).

Gouldner AW. 1970.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作者简介: 庞圣民(1986-), 男, 汉, 山东泰安人, 硕士研究生, 从事社会流动与社会调查。

文章来源: 作者投稿